

姚树华 马 祺

宝皇后



华艺出版社



金皇后

姚树华 马 祺 / 著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金皇后/姚树华, 马祺著. —北京: 华艺出版社, 1996. 1
ISBN 7-80039-029-2

I. 金… II. ①姚… ②马…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6159 号

金皇后

姚树华 马 祺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
编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1292 工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6.375 印张 135 千字

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0001—5000

(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或倒装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)

ISBN7-80039-029-2/I·421

定 价: 7.00 元



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，有广播员，也有文工团员，在掩体住房前



志愿军的广播站前



大雪后聚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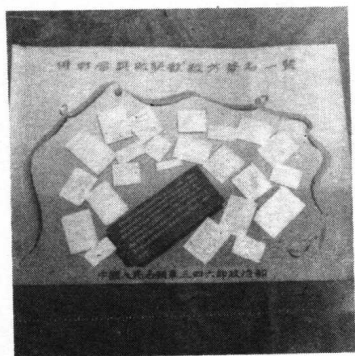
参加广播站的朝语广播员同志们



广播站在休整间隙



志愿军广播站的同志们在朝鲜老乡的“吉壁”前



停戰後與敵聯歡
敵方簽名一覽



對敵政治攻勢所用宣傳物品一覽



志願軍戰士和朝鮮小朋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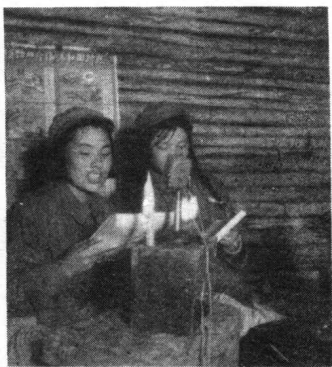
志願軍戰士在板門店



志願軍戰士在板門店



志願軍文藝戰士們



志愿军英语广播员
在前沿坑道对敌广播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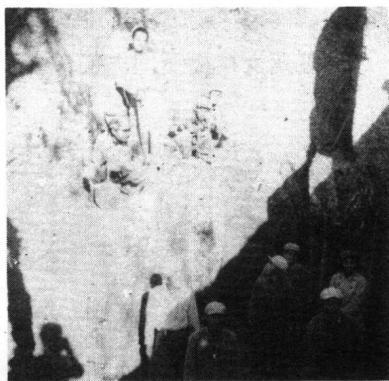
志愿军英语翻译在打英文广播稿



志愿军英语翻译在审讯美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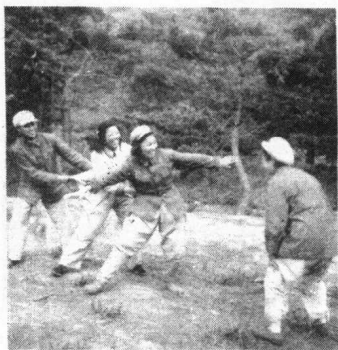
志愿军英语广播员在试机



志愿军在挖掩体住房
照片的白黑部分为住房的上、下部



志愿军英语教员
在为广播员上课



女广播员在战隙时



女战士们



女英语广播员同志们



参与志愿军广播站的
朝语女广播员同志们



战场上也有山青水秀的后方，
女同志在难得的一次池塘沐浴之后



在朝鲜深山中的朝鲜老乡家门口

内 容 简 介

这是一部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的纪实性小说。它通过对我志愿军前线广播站工作情况和工作环境的描述，特别是对一位美丽纯洁、声音优美动听的女播音员黄山云性格特点的细腻刻划，真实地反映了我瓦解敌军工作和战场喊话的重要作用，描绘了前线青年男女对战斗生活的热爱及对人生价值的探寻，讴歌了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及爱国主义情操，表现了作者对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的英灵们的深切告慰和理想追求。

前 言

“金皇后”是一个美丽、纯洁、火辣的少女。她善良、勇敢——炽热地投身于善与恶的斗争中，追寻那五彩的梦。

《金皇后》作为书名，并非作者杜撰，而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，英美士兵对我志愿军前线广播员黄山云同志的称谓。他们喜欢她的广播，赞赏她的广播；他们从她的广播中，认识了邪恶与正义，看到了和平与希望。

《金皇后》反映了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青年人的精神面貌，讴歌了他（她）们的战斗、生活和爱情以及对人生价值的探索。

他（她）的实践，为自己的心灵树立了神圣的纪念碑。

追忆往事，是为了创造新的未来，并以此告慰那些为了祖国的安全和荣誉战死在疆场上的英灵。

谢谢支持本书写作的战友们！

愿他（她）们健康长寿！

作 者

1995 年 9 月

从全国各地、各单位抽调的外语干部都已整装待发，正焦急地等候在东交民巷路口迎接从华东军政大学赶来报到的30名学员。这些青春勃发的年轻人，最大的不过二十一二岁，最小的才17岁。

这个17岁的青年，名叫林雄，一表人才，浓眉大眼；长着一个有趣的鼻子，像是用圆规划出的，端端正正地安放在脸庞的中央。他少言寡笑，十分老成，如果不是在履历表年龄这一栏真切地写着17岁，人们都以为他是带队的老大哥。

他们的任务：肩负特殊使命，第二天秘密出国。

站在路口迎候的这群人当中，有一位老同志（年仅廿五岁），所以称其老是因为他是打过八年仗的老兵，在这群新兵面前，无疑是鹤立鸡群。他表现出庄重干练、谦虚热情。他是这次出国的联络官兼领队，人们都叫他李科长。

李科长热情地朝林雄走去。

“同志，你们辛苦了！”

“没什么，我们都很兴奋！”

“一共多少人呀？”

“30人，全部到齐！”林雄并没意识到李科长错把他当成领队，他板着面孔一本正经地回答着。

“好！请你带大家先到食堂吃饭，然后休息一下，晚上听报告！”

林雄这时才感到科长同志是把他当领队了，他赶紧把“墨水”叫来，并声明自己不是领队，而是一般学员。

“墨水”是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，由于文化程度高，为人又爽朗热情，人们都推荐他为领队并赠送一个绰号叫“墨水”，以至于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，人们都不知其真实姓名，只知“墨水”其人。

晚上，他们听了报告，个个精神振奋。

领导介绍了朝鲜的形势，美国飞机已多次深入我东北地区。鸭绿江两岸屡遭轰炸。

他们的使命是运用他们的所长——英语，为战争服务，做好战争期间的外事工作，诸如对敌军俘虏的管教，口头和文字翻译，对敌的心理战以及对敌广播等。

因为是秘密出国，每人把国内穿的服装一律换掉，书籍、日记本，凡是有中文字迹的东西要做到一字不留，就像一个真正的朝鲜人那样，如非必要，中国话也是不能说的。

他们换上朝鲜人民军的服装，个个都惊奇地望着对方，细心地审视自己，察看着有没有露马脚的地方。

1950年的冬天，是50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。车到达沈阳的那一天夜里是摄氏零下30度，他们从这里开始改乘“闷罐车”。

这些从南国来的年轻人，要不是身穿着一套军装，早就冻得嗷嗷乱叫了。好在他们都是第一次到北方（尤其是到东北），第一次看到满天飞舞的鹅毛大雪，第一次在冰天雪地里进餐，第一次坐闷罐车，第一次坐在车里“欣赏”外面下雪、车里结冰的奇景。总而言之，从现在开始他们碰到的都是“第一次”。不要低估这第一次在人的生命过程中所激发起的

巨大的精神力量。不少人一生所遇到的是有限的第一次，而他们这代人，却经历了异常丰富多彩的第一次。

林雄开始在闷罐车里躺着，后来是蹲着，最后是和大家背靠背蜷缩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，温暖着他躯体和精神的就是这“第一次”。

他在上海解放的时候，正读高中，有幸听过陈毅市长的一次报告。市长那铿锵有力的声音，幽默而又振奋人心的语言，他是第一次听到。他感到比温文尔雅的教师讲授不知要神奇、激动人心多少倍。多少天来，他逢人就讲陈毅市长的报告怎样怎样，茶余饭后，他父母总还要叫他复述几段陈毅的讲话，以补偿没有亲耳聆听的遗憾。

林雄常常感到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向他打开，好奇也罢，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追求也罢，总之生活为他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他幻想着枪林弹雨刺刀见红的壮烈场面。他想称称自己的分量和在人们眼里的价值。他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已经兴奋不已，彻夜未眠，感到无比光荣，甚至他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出了一头，不是一米七零而是一米八零了；未曾想又很快被挑选出国作战，成为一名肩负历史使命的尖兵，这更使他深深感到自豪和荣幸，一股股伟岸而庄重的感情，像是大海的波涛，层层地撞击着他的心灵。蹲在拥挤的闷罐车里，他憧憬着一个崭新的，充满挑战、危险、光荣、壮烈的未来世界；他感到自己已经不是一个青年学生，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真正的男子汉！

闷罐车里的空气越来越混浊得叫人喘不过气来，尿臊味、烟草味，有人晕车，呕吐出未曾消化的食物的酸腥味……

林雄阵阵感到难过。他的呼吸变得细而长，有时抱头

屏息。他不好意思拿出手帕堵住鼻子，几次想这样做，又都克制了。他觉得有损他已感受到的形象，再说这不过是“第一次”，也许到了目的地，一切都好了。

风雪不停地吹打着前进的列车，车轮和铁轨那有节奏的磨擦声，冲淡而又分散了的污浊“气味”，给林雄带来烦躁和不安。

俗话说，针眼大的窟窿斗大的风，撒气漏风的闷罐车，在零下30度的环境中运行，暴露在衣服外面的局部，很快就变得麻木而完全失去知觉。林雄早已感到躺不适、站不适、蹲也不适……他跺脚搓手也丝毫没有改变血液就要停止流动的感觉，索性用棉大衣把自己包起来，尽可能地不留一点缝隙，挤在人堆当中。

二

他们不是“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”的，而是从辑安渡口，在神不知鬼不觉的状态下进入朝鲜境内，可以说是金日成邀请、毛泽东同意的一种“偷渡”。开始，在林雄、“墨水”他们还没有行动之前，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“偷渡”过去了，这真是举世无双的成功“偷渡”。科学已进入核子时代的美国，他们的地面和空中侦察、昼夜不停的全方位以及各种手段的探测（包括各种敌特），竟然没有觉察到一丁点蛛丝马迹，这不能不说是中朝人民创造的奇迹，一个战争史上的特例。

当林雄等人踏上朝鲜国土的时候，志愿军已打了一个十分漂亮的歼灭战。

敌人如大梦初醒，晕头转向地惊呼：“不对！这不是朝鲜军队打的仗！”“哪里来的如此凶猛的队伍？难道是天兵天将？！”“是中国军队吗？”“不可能！论速度论装备，都不可能是中国军队。”敌人处在万分慌乱和迷惑不解之中。

志愿军旗开得胜，打了个开门红，史称第一战役。无疑这对林雄等人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。对这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辉煌战例，我们不妨引述一位美国作家德鲁·米德尔顿的评论。他说：大事不妙的第一个迹象是中国人民在博川以南发动了进攻，接着第六师……被中国军队击败，第七团被包围之后已溃不成军。

沃克将军推测这次进攻，决不是小打小闹，南朝鲜军第二兵团的崩溃，美军第一骑兵师增援团也在云山激战中一败涂地。他还概括地说：“中国人从10月25日起持续到11月7日为止的介入战争的初期行动，使麦克阿瑟和他手下的指挥官们以及杜鲁门及其顾问们，如坠五里云雾之中。”

十六国联合国军被打懵了，杜鲁门也没底了，请看西方专家的证言：“中国各师已渡过鸭绿江并进入了北朝鲜的阵地，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他们，几次穿越恶劣天气的侦察飞行也没有注意到他们。……”

志愿军六个军进入朝鲜，而不可一世的美国及其纠集的十六国联合国军竟全然不知，毫无觉察，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？

由于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的变化，他们下了火车就急行军，没有休息甚至没有一点适应环境的时间。

山岳一色白茫茫，寒风凛冽如刀割。在冰天雪地中行军，真是须一步一个脚印，丝毫不可疏忽大意，不然，轻则马失前蹄打趔趄，重则来个五体投地嘴啃冰。林雄虽说在军队时训练过，但那都是适应性科目，并非真杀实砍。现在，他清醒地意识到，这回可是真格的，不能丢人，再苦再累也得顶住。他在校时一向是好强向上的，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；待人接物也是彬彬有礼；无论碰见什么问题，苦恼的、伤心的、气愤难挨和令人激动的，他都能镇定自若地对待。

“虽说我最小，但绝不能丢人栽面，总要表现出自己的能耐！”当他这样告诫自己、激励自己的时候，前腿迈出去，后腿已吃力得不听使唤了；汗流浹背，衣服外层结着薄薄的冰碴，里边突突地冒着热气，他感到他的躯体和地心的引力成为一条无法错开的直线，后脚一抬，撕裂难忍（他是平脚板），行军（更别说急行军）对他来说已经是比寒冷、饥饿甚至打仗更为严重更为现实的考验了。

“人家能走，我也应该能走！如果连行军这件事，我都闯不过去，还叫什么军人！”他第一次感受到荣誉的背后，是吃苦，是不断地克服困难，是对身心的磨炼。

“我到了西伯利亚！”他望着雪白的山峦，悉听着脚下吭吱吭吱的踏雪声，不由自主地想到“西伯利亚”这个帝俄时代的流放地。

队伍在起伏的群山中进行，每一次爬坡，对长着一双平脚板的林雄来说，就造成一次扒皮抽筋似的疼痛。他感到自己像是一个服苦役的“囚犯”。不过不同的是身后没有鞭打，没有粗暴的斥骂声，完全是自觉自愿。

休息时，旁人都抓紧时间坐下来或稍躺一会儿，而他确

直勾勾地站在原地，有时背靠在树上。因为坐下来（更别说躺下）再站起来，他就会再一次感到“撕裂”的痛苦。由于内热外寒，他不停地打喷嚏、咳嗽。

“小林，是不是感冒了？把我的毛巾给你，围在脖子上吧！”。“墨水”热情地凑到林雄跟前，给他围上毛巾，然后把他的挎包和米袋子解下来，林雄感激之余颇觉得过意不去，于是又把挎包和米袋子抢了回来。

“不行不行，我可以背，没问题。谢谢！谢谢！”

“远道没轻载，还是我帮你背一件吧！”

“不用，真的可以。”

二人争执了半天，还是物归原主，各自背着自己的行囊继续前进了。

林雄不愿轻易被人帮助，他觉得给别人增加了负担，纵然身上轻松了，心里也会觉得沉重，到底谁也不是三头六臂，还是自己想办法轻装吧。他把背包里多余的衣物，比如洗脚用的毛巾、擦脸油、冻疮膏、备用的牙刷、常用的药品等等，都一路走一路丢。心想：到不了目的地，万一半路掉队，并死在这深山老林里，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呀，不过是殉葬品。

减轻一点是一点，最后背包里只剩下换洗的背心裤衩、十几张照片和一本袖珍英汉字典……即使如此，他还是气喘吁吁地走在队伍的最后边。平脚板实在苦了林雄。天越发阴沉了，狂风搅起飞雪，夹杂着远处飞机的轰鸣……

林雄被“撕裂”的疼痛纠缠着，他跌倒了爬起来，迈着碎步，僵直的动作像个机器人。他心想：还要轻装。他把背心和十几张照片丢掉了，把“墨水”给他缠在脖子上的毛巾拿掉还给他。这样做了之后，他感到又增加了前进的力量。其